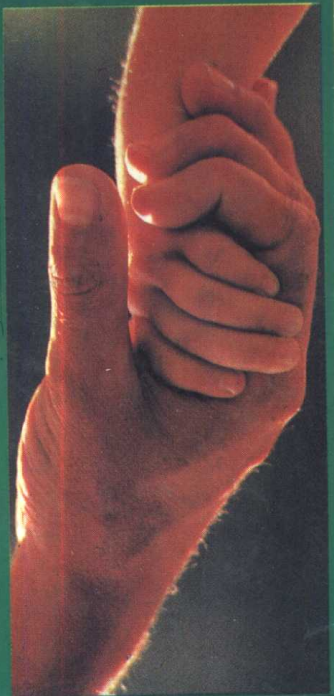




生有所为



湖南出版社

人生四关

生老病死



陈 静 李大宽 编
张松之 彭桂芝

老有所乐

病有所养



死有所归

人生四关

生老病死

陈 静 李大宽
张松之 彭桂芝

编

[湘]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许久文·

装帧设计:陈 新

人 生 四 关

——生·老·病·死

陈 静 张松之 李大宽 彭桂芝 编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富洲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字数:412000 印数 1-11000

ISBN7-5438-1105-7

I·135 定价:18.60 元

目 录

第一编 生

胡也频

生命..... (3)

叶 紫

长江轮上..... (8)

黎烈文

崇高的母性 (14)

周作人

关于分娩 (21)

小儿的哭声 (23)

小孩说话 (24)

巴 金

生 (25)

生命 (30)

生 (31)

张爱玲

造人 (34)

郁达夫

悲剧的出生	(36)
许地山	
生	(41)
梨花	(42)
春底林野	(42)
我的童年	(44)
梁实秋	
孩子	(49)
父母的爱	(52)
丰子恺	
儿童的世界	(54)
忆儿时	(56)
南颖访问记	(61)
给我的孩子们	(65)
儿女	(68)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72)
老舍	
有了小孩以后	(77)
鲁迅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81)
许杰	
女孩子的教训	(84)
钱歌川	
中国的幼儿园	(87)
徐志摩	
再谈管孩子	(90)
俞平伯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95)
李霁野	
严父慈母的新估价	(104)
王了一	
儿女	(111)
聂绀弩	
怎样做母亲	(113)
师陀	
生命的灯	(117)

第二编 老

林语堂	
论老年的来临	(125)
梁实秋	
老年	(134)
退休	(136)
周作人	
老年	(139)
祖母的一生	(142)
朱自清	
背影	(144)
房东太太	(146)
钱歌川	
老年人在中国	(151)
老年人在美国	(157)
行年八十	(160)

庆生会·····	(162)
他生未卜·····	(164)
许地山	
愚妇人·····	(167)
补破衣底老妇人·····	(168)
再会·····	(170)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	(172)
郁达夫	
光慈的晚年·····	(184)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188)
王二南先生传·····	(189)
丰子恺	
癫六伯·····	(198)
我的母亲·····	(200)
叶 紫	
插田·····	(204)
庄瑞源	
五月的船·····	(208)
吴组缃	
村居记事二则·····	(216)
何其芳	
老人·····	(222)
包天笑	
我的母亲·····	(227)
李霁野	
三幅遗容·····	(230)
李广田	

回声	(242)
傅东华	
父亲的新年	(247)
碧 野	
母亲	(250)
苏雪林	
林琴南先生	(255)
无 病	
齐白石	(260)
味 橄	
记齐白石	(263)
王石逸	
张伯苓先生	(267)
迫 迂	
杨震文	(270)
W · Somerset Maugham	
辜鸿铭访问记	(275)

第三编 病

梁实秋	
病	(285)
周作人	
若子的病	(288)
不是病	(291)
许广平	
最后一天	(292)

鲁 迅

父亲的病..... (297)

病后杂谈..... (301)

这也是生活..... (311)

许地山

别话..... (315)

何家槐

梦醒的时候..... (318)

郁达夫

睡病颂..... (328)

老 舍

小病..... (329)

郑振铎

韬奋的最后..... (332)

叶菲洛

病中情味..... (337)

钱歌川

痛的感觉..... (342)

徐 讷

谈美丽病..... (346)

施蛰存

赞病..... (350)

师 陀

病..... (353)

巴 金

病..... (361)

叶 紫

殍儿记·····	(366)
回到乡村·····	(368)
病中日记·····	(370)

第四编 死

林语堂

人生的归宿·····	(423)
------------	-------

鲁 迅

死·····	(427)
死后·····	(431)
生命的路·····	(434)

徐志摩

论自杀·····	(436)
我的祖母之死·····	(441)

周作人

若子的死·····	(454)
死法·····	(455)
死之默想·····	(457)
火葬与土葬·····	(460)
许寿裳之死·····	(461)
许寿裳之死·····	(462)

郑振铎

自杀·····	(463)
青年的自杀·····	(466)

梁遇春

人死观·····	(471)
----------	-------

石评梅	
绒情寄向黄泉·····	(477)
李唯建	
忆庐隐·····	(482)
郁达夫	
记耀春之殇·····	(489)
敬悼许地山先生·····	(491)
巴 金	
死·····	(495)
林徽因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506)
萧 军	
母亲·····	(512)
钱歌川	
悼学仪·····	(516)
李劫人	
记先烈赵世炎·····	(522)
编后记	(525)

第一编

生

生 命

是一个秋天落雨的夜。

秋夜的雨，急遽地落着，把一切的虫鸣都压住了。就在这一家的院子里，也只是充满着不断的密密杂杂的雨，和从水槽里溢出来的雨漏，泻到石板上，发出了更大的水声。

但不久，一种强烈的呻吟，就把这水声超过了。这是一个女人正在要分娩的时候。

女人是躺着，薄薄的棉被盖到胸脯上，几乎是山坡的样子，而且时时地波动，这显然她的腿是弯曲着，全身都在用力，抵抗，挣扎……

她的髻已在辗转中打散了，头发像乌云一般地堆在枕边，就更明显地现出了一个苍白的脸，满布着忍耐的痛苦的表情，然而也依然可以想见是一个年轻的颇美的脸。

在她呻吟到强烈的时候，便从这呻吟中挤出了可怕的一声：“要命呀……”

稳婆便时时走近来，用一种习惯的语调说：

“忍耐一点，太太！”说了，又现出自满的老练的神气，忙着去清检一下那已经预备好的——那净布，草纸，温水，……一面便喃喃地自语着：“头一胎，谁个都是这样的……第二胎可就容易

多了!”

然而产妇却慢慢的由强烈的呻吟而变成惨厉的喊叫了。最后，她的手抓着床柱，用力地拉，好像从其中，将报复了一种情感，或者要免掉她所感受的痛苦，于是这个很坚实的钢丝床便整个的响动起来了，发出如同许多铁器在相打的声音。

稳婆在照例地罗嗦着之外，便是无所表情的模样，慢慢地来回地走，间或又望望各种应用的物件，并且把手常常伸到木盆去，试了，便抖掉指头上的水，喃喃地说：“忍耐些，太太!”却走到一边去，另外点上了两枝洋蜡烛。

烛火的焰，和着一盏电灯的光，把这个秋天雨夜的房子，便照得很明亮。同时，那产妇脸上的汗珠，也就非常分明地，仿佛豌豆似的，不绝地从皮肤里沁出来，流下了，浸湿了那一团散漫的头发。

她的声音又慢慢地低弱下去，床的响动也随着平息了。

稳婆还在自言自语地说：“忍耐呀，太太!”

刚刚安静了一会，产妇便又极惨厉地喊叫起来，那最末的一声，仿佛是一面铜锣打碎在许多哭声里面。

于是，她软软地躺着，昏过去了。

稳婆便急急地跑来，窃窃自喜地，要凭她那简单的经验，去实行那已经习惯了的，却时时惦记在心里的手术，但是一翻开那棉被，突然，便吃惊了，叫苦似地想：“天咧，又碰上这个难产了!”

房子外面便叫进一声来：“怎么样了?”

稳婆便立刻把手放到胸脯上，去镇压那不安定的心，走到房门边，从门缝中向着外面说：

“快了，马上就……您放心!”

这时站在门外的是一个留着八字须的约有五十岁的男子，官僚模样，虽说身体很魁武，却现着恹恹欲睡的倦态，吸了一口香烟，便又躺到摇椅上，眼前便朦胧了。

在房子里，除了雨水声，是一切都安静了。但正因为产妇还没有哼声的缘故，那稳婆的心便恐慌了。她不住地踌躇着，忧愁地这样设想：“假使……万一……应该怎样说才好呢？”她想着，希望有一种又圆转又切当又堂皇的措辞，可是她想不出有这样合乎她所须要的句子，觉得更恐慌了。过了许久，仿佛一种聪明来指示她，忽然想起那常常用过的，那自创的成语：“哼！这样的难产，才真正的稀奇呢！别说我接生接到这样老，从没有看见过，其实谁也没有听说过……天老爷！这一定是在平常不小心，劳了力，或者是……自然，在五个月以后行房事也会把胎儿弄翻……”她觉得这些话很妥贴。于是她立刻安心起来，却想：“钱呢？却自然因难产的缘故要增多的。不过，应该怎样说呢？”便想到：“接一个难产，真的比接五个普通产还要吃亏呀……”

她觉得没有什么事可想了，这才把眼光注意到产妇。

产妇已恢复她的感觉了。忍耐着痛苦的呻吟，又慢慢地响了起来，而且，慢慢地大声，不久又成为很惨厉的喊叫了。

稳婆却咕噜着说，“又碰上这么一个——”

产妇又抓住了床柱，现出极力的，似乎将变成发狂的样子；但经过一阵猛烈的痛苦之后，便又晕过去了。

于是稳婆又挨近去，施行她的手术。

产妇便从失了知觉中狂喊起来了。

“恭喜！恭喜！……”稳婆笑声的向房外说。

那个男子便带着不足的瞌睡走进房来。

这时候，产妇有点清白了。她觉得，在这一瞬中，仿佛她走到了另一个世界，已经过了许多年月了。她想起她曾经生产过的这一回事，也像是一个梦，并且她不知道她自己还是和原先一样，躺着，痛苦而且疲乏。她张开眼。眼皮是疲惫得一点也没有开张的力。但她从这眼睛中却模模糊糊地看见了许多幻景，这就是在平常给她忽略过去的，属于女人——单是女人的悲哀的境地，其

中有无数年轻的女人是裸体的，半身都浸沉在一个污浊的血池里面，而这血池便是一切男人的性欲的发源地。她的心害怕得发颤了。她好像她自己的身体也被那种的血沾住了。她想伸手去探试，看看那污浊的血是否已真实的沾住她，但她的手又仿佛已脱离了她，任她怎样地想用力，也只是软软地，无力地，抬不起来，如同是蜡做成的刑具。她害怕得要哭了。她想喊，想说出她一生的悲哀，想说出为了钱的魔力而被那个老头子——毫无人心的冷酷的动物——把她买来了，想起一个有情的正在青春的女人每夜还得让那个老奸滑的兽性去蹂躏，想到……然而她的嘴唇也不由她，只是半开着，半开着，却不能发出一些声音来。一切的动作都停止了么？她自己也已经死去了么？不！她在别一方面却又确实实地知道，她是活着，一切也都在活动。并且，她觉得，她的心是空的，她的眼泪奔流在眼睛上欲寻出路。随后她仿佛又做了梦，看见天使的幡一般的灵魂，在半空中飘来飘去，她像在引导着什么。不久这灵魂飘远了，不见了。于是便现出一个巍然的城郭来，像一座野蛮的山，许多黑色的丑脸便挤满在这城墙上，有的还暴露着灰白的牙齿，向她悠悠地作着一种胜利的鄙俚的笑。在城墙下，垃圾一般堆着的，是一丛骷髅，女人的骷髅，而每一个骨节上都深刻着许多伤痕——这伤痕有的被一种威力，有的被一种道德，有的被一种金钱，然而也有的被一种爱情，总而言之都是被男子有意地或无意的伤害。她不自禁地伤心起来，她危悚了，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还处在一个可怜的，无法逃脱的险恶境地。她知道了她也是一个女人，而那个留着八字须的官僚就是伤害她的一个男子。真的，她被伤害得真够了，仅仅在年纪上面，一个年轻的二十来岁的姑娘配着一个无情的老痞子，不就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么？于是那过去的种种，每一种都像一个黑夜，有许多黯黯的悲哀潜伏着，而重新伸展到她的心上来了。最后她想到她自己做了一个不相称的一个男子的性欲的玩偶，于是怀了孕，于是